

律
疏
刑
書

韓康子集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八

宋邵 博著

明毛 晉訂

憲宗元和十四年自鳳翔法門寺迎佛骨入禁中
韓愈以諫逐十五年有陳弘志之禍懿宗咸通
十四年又迎其骨入禁中諫者以憲宗爲戒懿
宗曰朕生得見之死亦無恨不數月崩送佛骨
還法門寺愈之諫云奉佛以來享年不永者其

知言哉

後漢胡廣卒故吏自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衣縗經者數百人董翊舉孝廉爲須昌令聞舉將將死棄官去唐杜審言受崔融之知融死爲服總麻裴佶與鄭餘慶友善佶死餘慶爲行服此禮久廢近時張樂全薨東坡用唐人服坐主喪總麻三月東坡薨張文潛坐舉哀行服得罪

新唐史韓退之鄧州南陽人史記白起攻南陽徐

廣註云此南陽內河脩武也則退之脩武人也
以爲鄧州誤矣

西漢于定國東海有孝婦養姑甚謹夫死無子不
肯更嫁姑不欲累其婦自經死姑女誣婦殺之
官乃曲成其獄定國爭之太守不聽乃抱其具
獄哭于府上辭病去太守竟殺孝婦郡中枯旱
三年後太守至而定國白之乃殺牛祭孝婦大
雨歲熟東漢孟嘗上虞有寡婦養姑甚謹姑以

老壽終而夫女弟誣婦鳩之官竟其罪嘗言其
枉太守不聽哀泣門外因謝病去太守殺寡婦
郡連旱二年後太守至嘗具陳其寃乃刑訟女
而祭婦冢天雨穀稼遂登二事甚相類范曄後
出無一言何也

唐代宗旣誅元載欲盡誅其黨韓會等具奏苦諫
止降遠州會退之兄也退之謂兄罹讒口承命
南遷按會所坐非罹讒者柳子厚亦云韓會善

清言名最高以故多得謗豈士能清高反汚于
元載乎近時王銍作會補傳亦不出黨元載事
皆非實錄

班固嘗醉罵洛陽令种競至竇憲敗競收憲賓客
固在其數死獄中固著漢書未就詔固女弟曹

世叔妻昭續

一作緒
後同

成之是謂曹大家華嶠論

固曰排義節否正直不以殺身成仁爲美者予
謂嶠爲知言則固附竇憲以死不足悲也班固

作漢史失于畏司馬遷自武帝而上于遷之詞
不敢輒易如項羽傳但取高祖事于本紀中耳
他傳皆然應遷書某人有曰其子某今爲大官
距固之世已二百年固書其人亦皆曰其子某
今爲大官失于畏遷也遷作歷代史人物表食
貨等志嘗著歷代之人固作漢史表志亦著歷
代之人失于畏遷也固知畏遷按漢書自武帝
而下至平帝續成之可也于其詞重出不可也

孔子作經使後世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其法固不知也獨韓退之作王仲舒碑又作誌蘇子瞻作司馬君實行狀又作碑其事同其詞各異庶幾知之矣

前蜀劉禪以魏景元五年三月降明年十二月魏亡後蜀王衍以唐同光三年十一月降明年三月被誅四月莊宗死郭從謙之變二主失于遠降始相類然衍不足道禪若稍收用其先人舊

臣遺策中原方易代必未能闕蜀蓋譙周之罪
上通于天矣

路巖貶新州死于楊叔死之榻見通鑑劉摯貶新
州死于蔡確死之室見王鞏雜記二事甚類可
駭也

蜀郡男子路建等輒訟慙怍而退以應文王卻虞
芮之訟以媚王莽蜀之爲佞又有甚于劇秦美
新者

王莽令國中不得有二名又遣使諷單于爲一名
東漢士大夫以操節相高遇莽之事必唾也乃
終其世謹一名之律何也

魏安釐王問天下之高士于孔子六世孫子順子
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爲次其魯仲連乎王
曰魯仲連強作之者非體自然也子順曰人皆
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作之不變習與體成
體成則自然也如子順之論乃孟軻氏堯舜性

之湯武反之五霸假之乂假而不歸安知其非
有之論也善乎涑水先生曰假者文具而實不
從之謂也文具而實不從其國家且不可保況
能霸乎東坡先生曰假之與性其本亦異矣豈
論歸與不歸哉雖乂假而不歸猶非其有也予
每誦強作之者非體自然二語三太息也

曹參召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慎勿擾也
第五倫領長安市公平廉介無有姦枉程伊川

勉
曰今人治獄不治市故予爲吏于二政不敢不

初回紇風俗朴厚君臣之等甚不異故衆志專一
勁健無敵自有功于唐唐賜遺豐腴登用可汗
始自尊大築宮室以居婦人有粉黛文繡之飾
中國爲之虛耗而虜俗亦壞如耶律德光踐汗
中土而有之且死其母猶不哭撫其尸曰待我
國中人畜如故然後葬汝蓋謂之華夷者天也

聞見錄 六
有或反此非其福也

李紳族子虞盡以紳密論李逢吉之疏告逢吉故紳爲逢吉所陷呂晦叔族子嘉問先以晦叔欲論王介甫之疏告介甫故晦叔爲介甫所逐蓋知不肖子代不乏人也

陳叔寶不道楊廣親擒之叔寶死諡煬後楊廣不道尤惡死亦諡煬云

唐故事天下有冤者許哭于太宗昭陵之下

漢高祖入關與民約法三章盡除秦苛令唐高祖入長安與民約法十二條盡除隋暴禁

太史公曰子貢在七十子之徒最饒使孔子之名布揚于天下者子貢後先之也予謂非是太史公既被刑報益州刺史任安書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豈于子貢之饒有感焉如孔子之聖何資于饒乎

秦孝文王葬壽陵夏太后子莊襄王葬芷陽故夏

太后獨別葬杜東曰東望吾子西望吾夫後百
年旁當有萬家室漢韓信家貧母死無以葬乃
行營高燥地令旁可置萬家者顏師古註言其
有大志也初不知信實本夏太后語耳予謂有
地學者云至一之地坦然平蓋其法古矣

王濬伐吳在益州作大艦長百二十步受二千人
以木爲城起樓櫓開四門其背可以馳馬往來
木梯蔽江而下吳建平太守彥取流梯以白吳

主云云予謂古八尺爲步一百二十步爲九十
六丈江山無今昔之異今蜀江曲折山峽不一
雖盛夏水暴至亦豈能回泊九十六丈之船及
冬江淺勢若可涉尋常之船一經灘磧尚累日
不能進而王濬以咸寧五年十一月自益州浮
江而下決不可信又建平今爲夔州距益州道
里尚數千木梯蔽江近不爲蜀人取之乃遠爲
吳人得之乎特史官夸辭云爾如流血漂杵之